

福建文史資料

第 六 輯

· 辛亥革命專輯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

文史資料編輯室編

0.6

福建文史資料

第六輯

·辛亥革命專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建文史资料

第六辑

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室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6.75印张 160千字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400

统一书号: 11173·41 定价: 0.83元



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一二年四月来福州，与同盟会福建负责人林斯琛合影。



上左：林 文烈士
上右：林觉民烈士
下： 林尹民烈士

不孝兒覺民叩稟
父親大人兒死矣
惟累大人吃苦弟
妹缺衣食耳
然大有補于全國同胞也
大罪乞恕之

(一) 書筆場士烈民覺林

林覺民烈士絕筆書

不孝兒覺民叩稟父親大人，兒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補于全國同胞也。大罪乞恕之。

嶺南先生
 治小書幸

萬里無收區
 罪、通、本、日
 此赴陳地望身
 先生辛、智、力
 教誠重此以備
 統年——
 筆、書、
 辛、興、



上：黃興先生絕筆書
 左：林文烈士遺墨

時有落花隨我行

早去春初病來去那
 潘軍書

林文烈士遺墨



目 录

- 孙中山先生来闽……………郑贞文(1)
记孙中山先生来福州的见闻……………钱履周(3)
追记孙中山先生的生活片断……………林叔向(6)

黄花岗纪事……………吴 适 林家洸(9)
广州起义生还记……………吴 适(28)
黄花岗起义二三事……………戴日新(33)

辛亥革命与福建党人……………郑贞文(37)
记《建言报》……………刘 通(46)
✓ 长江舰队响应辛亥革命……………严寿华 杨廷纲 林舜藩(53)
福建学生北伐军……………林 炘 杨 琦 郭叔敏(59)

福建光复的回忆……………刘 通(69)
福州于山战役……………杨 琦(82)
占领福州屏山火药库……………刘孝浚(92)
接管福州电报总局……………陈寿绥(94)
参加福州辛亥革命……………王勋远 王宜祐(95)
福州辛亥革命点滴回忆……………卢月波(100)
辛亥革命时期福州司法概况……………梁寿荣(105)

厦门辛亥革命前后.....丘廪兢(110)

厦门辛亥革命的一个据点

——救世医院.....王兆培(118)

辛亥漳州光复前后.....漳州市政协征集小组(120)

辛亥前后莆人革命资料.....林奇峰(131)

辛亥革命上杭民军被陷记.....吴梅林(139)

南洋华侨对旧民主革命的支持.....胡先传 姚肖廉(149)

缅甸华侨参加辛亥革命及光复滇西经过.....陈孝奇(163)

记林斯琛先生.....林萱治(170)

郑祖荫与孙道仁.....潘守正(177)

苏眇公行述.....谢家群(182)

记龚少甫事迹.....沈来秋(186)

对肖文遗稿《大埔、永定、上杭的光复

和革命军在长汀的失败》一文.....

史实的商榷.....范启龙(194)

孙中山先生来闽

郑 贞 文

福建光复不久，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遂乘回粤之便，坐《联鲸》军舰来闽。

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日晨，孙中山先生及其随员由福州登岸，先到仓前山桥南社少憩，与福建同盟会诸同志畅谈，尤其关怀黄花岗烈士遗族情况，垂询甚详，并寄语向他们的家族慰问。孙先生和同志们合拍一影，并为桥南公益社亲书“独立厅”三字，留作纪念（此匾于一九一四年被袁世凯党羽汪声玲所毁）。

十时，孙先生同胡汉民等去广东会馆，受旅闽广东同乡会的欢迎，在馆午餐并留影。又书匾“戮力同心”四字。

下午进城，到南门内左侧明伦堂，出席福建国民协会和各界代表的欢迎会，并在休憩室接见陈更新烈士夫人王碧女士，知道她家境困难，当即赠与五百银圆，以示抚恤。

接着，孙先生与随员们坐凉轿向南大街鼓楼前进，转入贡院埕大街，群众夹道欢迎。孙先生到了“至公堂”（改作谘议局）会场，孙道仁都督以下文武官员都在这里欢迎。孙先生登台讲演，大意说现在我们虽已“恢复中华，建立民国”，但这不过是革命事业的开始，要如何巩固民国基础，如何解决民生问题，都必须靠同志们加倍努力，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并提到黄花岗闽籍十九烈士壮烈成仁，是福建人民的光荣，希望闽人能完成烈士未竟之志等语。我自东京拜别之后，到这时才重接孙中山先生的

言论风采，不胜快慰感奋之至。

会后，孙先生视察了都督府和政务院。晚餐后，又去浙江会馆，出席彭寿松主持的旅闽共和实进会的欢迎会。次日，乘原军舰回粤。福建人民为纪念孙先生来闽，把贡院埕大街改名为“中山路”，表示永久爱戴之意。

记孙中山先生来福州的见闻

钱 履 周

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先生为了促成国家的南北统一，辞掉临时大总统。是年四月初，就有孙先生要来闽的传说。到十九日那一天，这个传说成为事实了。我是公立法专附属中学（四年制）三年级下学期的学生。学校宣布，明天（二十）上午停课，到校集队出去欢迎孙中山先生。当时福州没有大学，只有公私立各一个法专学校。中专及普通中学的学生也不甚多。欢迎的队伍从贡院埕（今中山路）到卫巷（今尚宾路）南端就站满了。等候到上午十点多，远远望见都督孙道仁身穿新的呢军装，腰挂指挥刀，骑着高头大马，独自当先引路；后面一抬轿子，只有轿顶，两旁没有帘遮，轿中坐的就是孙先生。他见到学生的欢迎队伍，就下轿了。孙道仁也赶快下马和孙先生讲话。孙先生迈步前行，孙道仁抢在前面步行带路。孙先生一面走一面把帽子拿在手里，微笑着向路两旁学生挥帽、点头致意。他们一直走到临时省议会。我们学生队伍解散后，正要各自回校时，忽听到召唤：“学生们慢点散，孙先生要和你们谈话啦！”大家非常兴奋地等待着。后来以二十人一班排成小队，进到省议会楼下的平房。孙先生见到我们，从桌旁椅上立起来，我们恭敬地向他三鞠躬致敬。他也回鞠一躬，很亲切地说：“今天船进口迟了，你们久等候了，一个上午没有上课。清朝帝制刚推翻，新的国家才成立，应做的事太多了。你们好好读书，成为有用之材，为国家出力。时候不早了，

你们回去吃饭吧。”我们一鞠躬退出。回校后，同学们都说：

“想不到孙先生这样没有架子，爱惜青年，鼓励我们！”一直到多少年后，每谈起这一段往事，还是感动的！孙先生离开时，我们没有去欢送。在福州只知道他去过“桥南公益社”（同盟会的机关），亲笔题了“独立厅”匾额；又去过同盟会福州支部讲过话。

（二）

三十年以后，一九四三年我在重庆和国民党一个老中委李文范同事。有一次，闲谈及重庆南北碕温泉洗澡的事，他却说：

“我国温泉再没有比福州好的了！”我很诧异地问他：“你去过福州吗？何以知道那边温泉好？”他说：“三十年前，我跟中山先生去过，那时我是他手下管汉文文件的书记啦，你那时该年纪还小呢。”我就把当年欢迎和亲聆孙先生教导的事说给李听。李补充如下：

孙先生从上海到福州，船泊马尾，孙道仁就上船迎接，请孙先生下轮船，换坐“甲板”船到南台登岸。孙先生有些生气地说：“刚才江面小船有‘欢迎孙大总统’、‘孙大总统万岁’的纸旗，太不成话。共和国的总统卸任就是平民了，怎么还可称总统？至于‘万岁’两字本是封建专制皇帝硬要手下的官民称他的。我们革命的先烈为了反抗‘万岁’，牺牲了多少头颅？流了多少血？我如接受这个称呼，如何对得起许多先烈呢？如不取消，我不能熟视无睹，我不下船！”孙道仁惊惶谢罪，即叫随行人员把那些旗都改为“欢迎孙中山先生”，这样孙先生才出舱换甲板船进城，所以城内欢迎的队伍等候了那么久。至于孙先生下轿时，孙道仁和他的谈话，是说他一路辛苦了，前面还有一段路，请他不可步行，以免劳累。孙先生不答应，孙道仁只得走在前面做响导了。

我听完李君所说的，更增加对孙先生的景仰。以后，每听到对人称“万岁”，就记起孙先生的遗言，他真是我国近代史上伟大的人！一九三〇年，国民党政府给孙先生在南京做的坟墓，叫做“中山陵”，下葬的仪式叫做“奉安”。这个“陵”和“奉安”都是封建专制时用于死帝王的。这完全违反了孙先生生前的志趣。

追记孙中山先生的生活片断

林 叔 向

一九二一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任大总统时，我在总统府当副官。对孙先生的生活，略知梗概。

当时孙先生公务非常忙碌，每日进见的党、政、军以及华侨人士很多，除了有特殊原因外，一概延见，真有握发吐哺的气概。

孙先生出门时，除了副官马湘、黄惠龙二人外，并无其他随从，这一点也证明孙先生平日是非常平民化的。

孙先生无论会见什么贵宾，赴什么宴会，穿的衣服，总是那一套旧中山装。对部属和对工人农民也非常诚恳。孙先生的简单朴素，和蔼可亲，实在使人钦敬。

孙先生对党员以及群众演讲三民主义时，每次都是三、四个钟头，不用底稿，从无倦容，能够使一二千听众，寂然无声，倾耳而听。许多人听了孙先生的演讲，都纷纷请求入党。若不是有崇高的思想和渊博的学问，那里有这样大的号召力。

一九二一年冬，孙先生组织了大本营，率领北伐军由广东出发，孙夫人宋庆龄随行。经过梧州，前往桂林。我兼任大本营副官，担任给养工作。当孙先生驻节梧州时候，我接到参议院议长林森的电报，命我转请孙先生代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功坊题词纪念，孙先生马上写了“浩气长存”四个大字。写了两份，一份交我寄广州林森议长，为制镌纪功坊石壁。孙先生亲笔题字，至今

尚存。另一纸由我收藏起来，后因陈炯明叛变，这纸宝贵遗墨，被乱军抢去，实在可惜。大本营由梧州溯江至桂林的木船，共有七八百艘，所有给养，由我和宾镇远副官二人分配。当时员兵的膳食，是定量分配，孙先生分配得的膳食，也和员兵一样。船行桂林的二十余天中，孙先生没有多得一份给养品。这种与员兵同甘苦的精神，也是平常人所不能做到的。

到桂林第二日，就开始办公。因为当时的北伐军是由滇、黔、赣、粤的部队组成的，纪律不齐，以致市面秩序比较纷乱。孙先生看到这种情况，派我当北伐联军稽查处处长，并给我以便宜行事的权。不到三天，市面的秩序就恢复起来。以后又叫我兼任大元帅随员招待所所长，招待革命同志石青阳、林祖密等四十余人，让他们等待分配工作。孙先生虽在军书旁午之中，仍继续对部队和群众讲演三民主义，并且着手整顿广西紊乱的金融，设立了国民银行，收回广西银行所发的纸币，使广西的金融日趋稳定，市面渐见繁荣。这些都足以证明孙先生确是一个刻苦耐劳，英明果断，信用部属，关心革命同志生活，和解除群众疾苦的伟大革命家。

一九二二年元旦，孙先生和孙夫人用华侨送的年糕，招待参加庆祝元旦的宾客，每一份年糕都是孙先生和孙夫人亲手切好的，这也可见孙先生和孙夫人待人的诚挚。

孙先生认为授给陆军团旗的制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桂林时候，对北伐军也举行了授团旗典礼，仪式非常隆重。授旗典礼由李烈钧主持，当时我也参加过这个大典，觉得很光荣。

孙先生得到邓铿参谋长在广九车站被刺的消息时，就知道陈炯明已有叛变的企图，遂决定回师广东，改道北伐，自己镇摄广州，冀陈有所悔悟。于是将大本营移驻韶关，命许崇智部进攻江西。军事正在顺利进行之时，不料陈炯明突于六月十六日在广州

叛变，率洪兆麟、李云馥、叶举围攻总统府。当时我刚由韶关返广州，拟向孙先生回禀公务，适遇此事变，仓卒间无法进入总统府追随孙先生。后来我得知孙先生已经安全在《永丰》兵舰上，大本营被陈炯明围劫。十余日间，我一直设法下舰追随孙先生，此愿终难实现，才不得已易服绕道回闽。我虽然从此离开了孙先生，但他伟大的人格和献身革命的精神，是我一生所崇拜的。所以孙先生逝世之后，一九二八年我就在中山陵园当警卫队长，一九二八年冬，我又当迎榇专员（林森、吴铁城、郑洪年）副官，由南京护送铜棺上北京碧云寺，将孙先生遗体从水晶棺移入铜棺，并在北京筹备迎榇事宜。一九二九年夏间护送灵榇到南京，奉安于紫金山中山陵。